



XILA LUOMA DE SHENHUA YU CHUANSHUO

希腊罗马的 神话与传说

郑振铎 ●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XILA LUOMA DE SHENHUA YU CHUANSHUO

希腊罗马的 神话与传说

郑振铎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郑振铎编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3

ISBN 7-80622-324-X

I .希... II .郑...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希腊
②神话-作品集-希腊③民间故事-作品集-罗马④神话-作品集-罗马 IV .I54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2777 号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装帧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张绍军

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

郑振铎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21.5 字数 467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22-324-X / I · 102

定价: 34.50 元

目 录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叙言·····	3
大熊小熊·····	5
勒达与鹅·····	9
欧罗巴与牛·····	13
阿波罗与达佛涅·····	16
玉簪花·····	22
向日葵·····	24
恩底弥翁的美梦·····	27
乌鸦与柯绿妮丝·····	33
爱神的爱·····	36
巨人的爱·····	61
史克拉与喀耳刻·····	66
喀耳刻与辟考斯·····	70
象牙女郎·····	73
美拉与其父·····	78
阿多尼斯之死·····	84
歌者俄耳甫斯·····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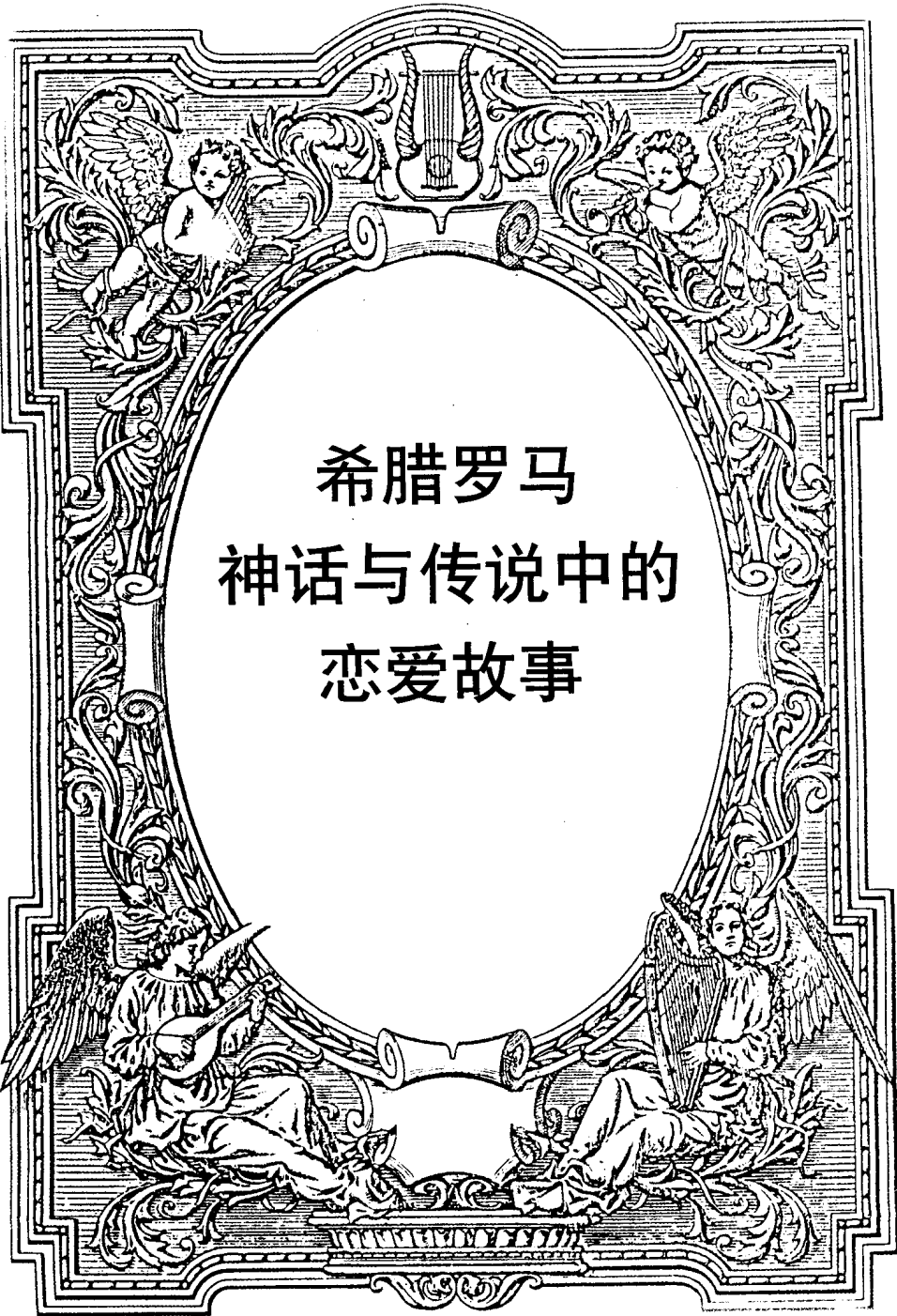
白比丽丝泉·····	103
仙女波莫娜·····	109
那耳喀索斯·····	114
柏绿克丽丝的标枪·····	120
赛克斯与亚克安娜·····	131
潜水鸟·····	139
伊菲斯·····	142
俄诺涅与帕里斯·····	146
潘与西冷克丝·····	154
勒安德洛斯与赫洛·····	156
根据与参考·····	162
译名对照表·····	172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原序·····	179
再版序·····	181
前言 人类的创造·····	183
第一部 底萨莱的传说·····	195
一 发端·····	195
二 爱洛依士的二子·····	195
三 沙尔莫尼斯·····	198
四 西西发士·····	199
五 柏勒洛丰·····	202
六 阿塔马斯·····	206
七 克瑞透斯·····	210
八 金羊毛·····	212
第二部 阿耳戈斯系的传说·····	265

一 狄尼士的女儿们·····	265
二 杀戈耳工者波修士·····	281
三 墨兰浦斯·····	309
第三部 战神阿瑞斯系的英雄 ·····	314
一 亚斯克里辟士·····	314
二 忘恩的伊克西翁·····	316
三 马耳珀萨的结婚·····	320
四 墨勒阿格洛斯的行猎·····	325
第四部 底比斯的建立者 ·····	336
一 卡德摩斯·····	336
二 安菲翁与谢助手·····	339
三 国王俄狄浦斯·····	344
四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380
五 七雄攻打底比斯·····	415
六 安提戈涅·····	439
第五部 赫克里斯的生与死 ·····	475
一 赫克里斯的出生·····	475
二 十二件工作·····	480
三 赫克里斯的选择·····	498
四 阿尔刻提斯的被救·····	501
五 漫游的英雄·····	513
六 赫克里斯的死·····	520
第六部 雅典系的传说 ·····	528
一 雅典娜与普赛顿的比赛·····	528
附录 普赛顿与雅典娜·····	530
二 雅典的诸王·····	534
附录 法松驱日车·····	534
三 柏绿克妮与斐绿美拉·····	550

四 伊翁与他的母亲	559
附录 弥诺斯的身世与子孙	572
五 代达罗斯与其子伊卡洛斯	573
六 提修士	582
第七部 珀罗普斯系的传说	600
一 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	604
二 阿伽门农的死	613
三 俄瑞斯忒斯的归来	623
四 俄瑞斯忒斯的被释	638
五 伊菲革涅亚在杜林	644
根据与参考	656
译名对照表	669



希腊罗马
神话与传说中的
恋爱故事



叙 言

前年十一月的前后，我正在伦敦的浓雾中住着。白天大都在不列颠博物院的阅览室中看书，五点多钟出院以后，又必到对门几家专售旧书、东方书的铺子里走走。当时，我颇想对于某一种东西，有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所以看的书多半是关于这一类的，买的书也多半是这一类的。过了二三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把捉到什么，只不过在大海里捞摸几只针似的，零星的得到一点东西；或者说，是略略的多看一点绝版的古书，多购到几部无人顾问的旧籍而已。偶然，心里感到单调与疲乏，便想换一方面，去看看别的书。手头恰有一部 J. G. Frazer 译注的 Apollodorus 的《The Library》，便常常的翻翻。每翻一次，便多一次为他的渊博无伦的注解所迷醉了。Apollodorus 的本文，原来不过是一种古代神话的干燥的节录而已，然而 Frazer 的注却引人入胜，处处诱导你向前走去。于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导，陆续的去借阅许许多多的关于这一类的书。他所译注的另一部六大册的 Pausanias 的《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也天天放在我案头。我本来对于希腊的东西，尤其是神话，有些偏嗜，这么一来，更炽起我对于希腊神话的探求心来。我几乎忘了几个月来专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种东西了。我暂时归还了一切使人困疲的关于几个月来所研究的那一类的书。我在一大堆借来的参考书中，在白昼也须开着的灯光之下，拣着我所喜欢的几十段故事，逐一的译述出来。积有成稿时，便寄回上海，在《小说月报》发表，结果便成了这么一册《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当时，我还

要将这些故事，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全都译述出来，后来因为另有别事，便将这个工作又搁了起来，直到了现在。将来继续写下去时，还不知在什么时候，所以先将这么一小册出版了，也许可以作一种“引玉”的砖，借以激起对于希腊罗马神话有兴趣、有研究的先生们全部译述的雄心。“恋爱故事”一个名辞原不十分妥善，但因为这里所叙的全系关于恋爱的故事，所以暂时也不必归纳到“神话与传说”这个总题目之下，而仍让她独立着。将来如果能继续的将全部神话与传说译述完毕时，当然要将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返本归原的；如果在几年之内没有继续的可能，则只能让这部畸形的“恋爱故事”独立存在着了。

这里的故事，其来历都一一的注明，请读者参看卷末的《根据与参考》。只有《勒达与鹅》一篇，文句全是我自己的，《歌者俄耳甫斯》一篇，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补充。然而其所叙述的骨干却仍不曾违背了古老的传说。

这里所插附的插图，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在伦敦、利物浦、巴黎、罗马、那不勒斯、佛罗梭斯、威尼斯诸地所搜集到的。特别是Raffaello所绘的几幅顶画壁画，我们似乎还没有别的地方见到过。这些顶画壁画，现在罗马的Farnesina别墅中。这个别墅有Raffaello的顶画的厅室，本是公开的，我去的时候，却正在闭门修理，所以始终没有瞻仰原画的机会，至今心还耿耿。

本书的索引是王少椿君的工作。本书的装帧，则出于钱君匍君之手，我对于他们应该特别的表示感谢。叶圣陶君的有力的校阅与修改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郑振铎 1929年1月15日于上海



大熊小熊

朱必特(Jupiter)在阿耳卡狄亚(Arcadia)地方走来走去,偶然看见那里有一个美貌的处女,便双眼盯住了她,似乎骨头里生了火焰,爆发出新的力量来。她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Callisto),她不在家中织布纺纱,做女郎们常做的事;她的美发不加理饰,仅用一条白带束着,外衣紧紧的裹住身,手里有时执着银光闪铄的长矛,有时则执一张轻弓。她是狄爱娜(Diana)的女伴,没有一个仙女比她更为狄爱娜所喜的。现在,太阳刚刚经过中天,她为避那热光,走入一座阴凉的深林中;她把箭袋从肩头卸下,把弓放在地上,就仰卧在绿草芊芊的荫地,她的头轻轻枕在花纹精致的箭袋上。朱必特看见她这样的独自躺在地上,没有一个保护的人,便自念道:“我去偷偷的拥抱她,我的妻一定不会知道的;即使她后来会知道,难道她的愤怒竟能使我放弃了这么难得的幸福么?”立刻,他便变化成了狄爱娜的形状,他问道:“美丽的仙女,你刚才在什么地方打猎来了?”仙女从地上跳起。他微笑着,双手拥抱住她,又热切,又有力,不像那位处女神往常的神情。她正要答说她刚才在哪个森林中打猎的,他却温和的抚摩着她,止住了她的话。后来他的粗暴的行动,把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了。她虽尽力的抵抗——唉,约诺(Juno)如果在此见她这样的抵抗,后来一定不会那么酷待她了!——但一个女郎,怎么能够抵抗得过朱必特呢?最后,他满足了欲望,回到天上去了。她觉得一株株的高树似乎都长出光亮的双眼,看见她所做的罪恶,心里很不高兴,便飞奔出了林中,几乎忘记了她的箭袋

与轻弓。

狄爱娜与一班侍从的仙女们这时正到山中来，她猎得了不少的野兽，心里十分骄傲，她瞥见卡利斯托，便叫她到面前来。卡利斯托起初退却了几步，抖抖的，以为朱必特又变了狄爱娜的形状来了。但当她看见了围侍着狄爱娜的仙女们，就知道她不是朱必特变的，立刻出来加入她们的队中。唉，心中有了污点，一定表现于脸上，再也瞒不过人！她的双眼总是羞涩的望着地上，不再像往常一样紧随在女神的左右了，也不再在仙女们的前面第一个飞跑了；她默默不语，脸羞红不堪，这显然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然而狄爱娜不曾注意到。据说，她的仙女们却曾起过疑心的。明月圆了九度之后，女神进一座阴凉的森林，那里有一条泉水琮琮作响的流着。女神极口称美这个幽静的所在，便用足触着清凉的水，也很喜欢它的澄明，她说道：“这里没有人窥探，我们都脱了衣服，在这清水中沐浴一会罢。”别的女郎都高高兴兴的脱了衣服，跑入水中，嘻嘻哈哈的笑闹着；只卡利斯托满脸通红，一个人默默的立在岸上，迟之又久，不肯脱衣服。于是她的伙伴环立在她四周，不顾她愿不愿，强迫脱去她的衣服。她裸体了，她的罪恶便被发见了。她神志昏乱，想用双手去遮掩那怀孕的大肚。女神怫然变色，叫道：“去罢，不准沾污这圣水！”立刻，她将卡利斯托逐出了侍女的队伍，再也不许她出现于她的面前。

这时，朱必特的妻约诺早已知道了这事，久想得到一个机会使她受到痛苦，报复自己的仇恨；现在再也不能迟延了，因为小阿耳卡斯（Arcas）已经出世了。这像在约诺的妒火上加一把干柴，她脸若冰霜的望着新生的婴孩，叫道：“够了，下贱的淫妇；就这一个小东西，已完全证明你给与我的损害，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但你将逃不了我的报复；我要摧毁在朱必特眼中看来那么可爱的你的容貌。”她说着一手握住卡利斯托的头发，把她拉到地上去。卡利斯托伸出双手哀求，但是她的白臂开始长出鬃鬃的黑毛来，她的手成



狄愛娜的出猎 Domenico Tiepolo 作

为尖锐的利爪，她的红唇，为朱必特所爱好的，如今成为血盆似的大口了。约诺还怕她的祷告恳求的话会达到朱必特的耳中，便将她说话的能力也剥夺了；粗涩可怕的号叫声从她喉中发出。她虽然这样变成了一只黑熊，她的心却仍是从前的心；她不住的叫着，宣泄她的忧愤，还时时举起新生的脚掌向天；她虽不能开口骂朱必特的忘恩负义，她心里却以为他确是这样的一个神。唉！她常常觉得不敢独住在无人的深林中，只想走近她的屋舍，流连在自己的田地与草场之上；她常常为自己的狗的吠声引到了山上，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猎者。她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一只熊，不敢与同类相见；她怕见黑毛鬃鬃的熊，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个了；她也怕见目光闪闪的狼群，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它们了。

她的儿子阿耳卡斯如今十五岁了，他完全不知他母亲的悲惨的命运。有一次他正带了猎网到森林中去，恰好惊起了他母亲。她看见阿耳卡斯便站住了，眼光炯炯的向他望着，像一个认识他的人一样。他惊退了数步，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也怕望见那双盯住在他身上的光亮的眼睛。他见她正欲向他走来，便挺起利矛来，预备要刺进她的胸；然而天神不准这事情实现，便把他们母子二人都带到天上去；他将他们放在天空里，成为邻近的两个星座，即是大熊小熊二星。我们至今每夜还看见他们熠熠的放着光明。约诺见她的情敌如今成了星座，位置在天上，心里虽十分愤怒，然而已没有方法再捉弄她了，她如今也成了一位女神了。



勒达与鹅

仙女勒达（Leda）长得身材秀俏，面貌娇艳，却从没有一个男人或男神或漫游于山泽间的好色的萨蒂尔（Satyr）之类来向她求婚；也没有一个神或人像顽蝇一样驱拂不去，追逐在她的后面。这因为她住在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上；岛的四周都是从生的芦苇，终年不经刈割，高过人头；那里只有野鹅成群，时来休止，从没有一个牧童曾经到过，也没有一只牛或羊曾在那里临流而饮。春夏的时候，葱绿的苇草怒生，其中当然间杂着隔年的断梗干叶；秋冬的时候，一片枯黄，弥望皆是，连湖水的影子都被遮蔽了。所以岛外的人只看见那里是一个荒岛，住在岛上的勒达也从不曾知道岛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她以外还有许多神与人。她随意遨游，称心而憩，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岁月。她每每躺在树荫下的绿草上，远远地望着灰斑色或金碧间杂的野鹅，时起时落，或连天而飞，或投苇而止。此外她所见是天上浮云，自舒自卷，自聚自散；是朝曦初上，午日当空，夕阳斜照；是缺月挂于树梢，清光泻于全岛；是繁星丽天，银河自转，熠熠发光，若相答语；她所闻是野鹅群鸣，凄悲透骨；是飓风过岛，芦苇有声；是微颺动树，枝条簌簌奏着雅乐；是骤雨落于枯芦，瑟瑟若冰雹的乱洒。她这样孤独的住着，无所谓哀，无所谓乐，也没有可喜的同伴，也没有触怒她的鄙夫。

然而有一天，她的环境，她的心境，却忽然的变了。这天她照常的卧在树荫下的草地上，懒散的看野鹅争食飞鸣，如明镜之照物，无所容心，也不复留影。忽然，远远的天空里显现一点洁如新雪的

白点，不像浮云，不像雪片，它似乎发出闪闪的银光，映在蔚蓝的晴空，鲜明无比。这白点渐渐的近了，勒达不禁凝望着它，它似乎向着她飞来。到她看得清楚时，原来是一只羽毛雪白的鸟儿。它慢慢的飞落在丛苇旁的草地上。它的形状不像她见惯了的野鹭那么平庸而卑琐，它是雄健的，高视阔步，傲视一切的；它也不像野鹭那么怯弱的惊避着她，反而一步步向她走近。现在勒达看得更清楚了，它全身白色，一点瑕疵也没有，羽毛光泽而清洁，有一张橘红的扁嘴，一双橘红的蹼足衬托着，更显得俊逸可爱。它的身体肥圆健壮，头颈长而有致；短短而恰与全身相称的腿足，一步步不徐不疾的在嫩绿的草地上向她走近。她心里第一次觉到有了一件可喜爱的东西。它走近她身边，她用手抚摩它的羽毛同腻滑的头与颈，它驯良的任她抚爱着，似乎同她是老朋友。她的掌心触着它细腻光滑的毛片，起了一种温暖的腻感，这是她从来未曾感到的。除自己的肌体之外，她从未曾抚触过第二个生物。这种温暖的腻感，使她的心脏起了未之前有的颤动。她心里有些纷乱了，手软瘫无力的落在它身上，不动也不移开。它却更挨近她一步，将柔和而又健壮有力的头颈，在她脂玉似的美肌上摩擦着；她心里更迷醉了，她感到又暖，又腻，又痒；仿佛如新浴之后，穿上一件在温火上温过的光滑的丝缎袍一样。她躺在草地上，任它摩擦着。她再没有力量抵抗它了；它的颈如今抚摩着她的胸前，合了双翼的身体如今在她的腰部擦着，橘红色的扁嘴如今不住的触着她耸起的乳房，使她不能动弹一下，化了石头似的软倒在地上。她的双颊醉了酒似的现着红红的光彩，她的心头卜卜的急跳着，双眼微微的阖着；似睡非睡的她心里更感乱不定了。她的手自然的由它身上落下；她即欲立起逃避，已经不可能的了。她全身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她瘫痪了，她酥融了，她不复是她自己的，似乎全身融化而升华于晶天之上。她是完全昏迷过去了，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如今在什么地方了。她似乎已经沉睡，她似乎在做一个美梦，那梦境又迷离，又惆怅。等到她慢慢的醒来时，已经不